

古文尚書考

古文尙書攷序

辨東晉所出古文尙書之僞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  
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說則所  
云讀以今文者之刪添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之  
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  
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經史於五經並宗  
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尙書攷二卷能據真古文  
以辨後出者之僞大指言鄭康成所述二十四篇之目  
見於唐正義者卽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  
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

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令梅書

雜古經而大行是謂僞其真而真其僞余惟班之藝文

志卽劉之七略劉在成哀間領校秘書班在顯宗時典

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按正義載

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十六而爲二十四鄭析其

亡是班撰志時尙存十五篇九共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卽以

乖秘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真

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真古文則梅之二十五

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

義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渾淆聖籍揚子文中

子之擬經皆謂之僭況以僞亂真者故欲尊古經必辨  
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之真者而  
後可此定字之書所由高出於羣言邪得是而後出古  
文之爲僞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爲之解而所  
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爲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  
且精者著尙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字之指定字書  
不謀而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益  
清云時乾隆十五年歲次上章敦牂四月旣望果堂弟  
沈彤撰

古文尚書出於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真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

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  
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尚  
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  
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  
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  
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  
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  
先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  
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閻合而於太誓  
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今士大夫

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其所撰述都次第刊行獨  
是編伏而未出頃宋生子尚得之江處士良庭許亟梓  
而傳之而屬序於予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  
論易義更僕不勑蓋謬以予爲可與道古者忽忽卅餘  
載楹書猶在而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係之乾隆壬  
子三月旣望嘉定錢大昕序

古文尙書攷卷上

東吳 惠棟 定宇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祗班固作律。祗志鄭康成注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二十八篇太誓後得故二十九篇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已尙書爲備。臣讚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三學謂逸禮尙書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度左傳。



左傳解詁以毛詩都人士首章爲逸詩以未立于學官故也

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

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

一篇而甄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

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

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

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

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

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

非壁中之文也顧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給後世後世

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

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旣

備著其目復為條其說于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梅氏分出舜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

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

八 九共九 大禹謨 皋陶謨梅氏分出益稷 棄稷卽益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梅氏次大甲 典寶梅氏次湯誓 伊訓梅氏次湯誥 肆

命 原命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上 大誓中 大誓下

牧誓 武成建武之際也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當作畢命

堯誓梅氏次文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

蓋賈馬尚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為

五十八內般庚三篇同卷大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

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

十六篇合四十五卷之數篇即與桓君山說合 魏文

序言之十六卷兼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棄稷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誥 成有一

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名陳政教所當爲也 原命 武成

旅獒 驛命 當作畢命

藝文志云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所謂十六篇者卽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正義曰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孔冲遠以孔氏十六篇爲張霸僞書其說之可疑者有四焉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案傳先述逸書後稱百兩明逸書非百兩其疑一也經典序錄曰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夫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者亦向也豈有向俱別錄仍取張霸僞書者乎

其疑二也。成帝之時，百篇具在。向歆父子領校秘書，皆

得見之。歆、侯三統稱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氏逸

書之文也。觀歆移太常書知孔氏古文具在其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

至東漢之末，嗣征伊訓猶有存者。故鄭康成注書閒一

引之。注禹貢引嗣征注典寶引伊訓若百兩之篇，傳在民間。王充論衡曰百二篇

書傳在民間與壁中古文真偽顯然。當時學者咸能辨之。論衡

十八卷引百兩篇云伊尹死大霧三日豈有識古如劉子駿、篤學如鄭康

成以民間偽書信爲壁中逸典者耶？其疑三也。律秣志

載伊訓篇曰：惟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

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古文魄霸通若翌日癸巳，武

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云云案其文與梅氏所載略同後人席之爲張霸僞書者也愚攷王充論衡曰霸造百二篇成帝出祕尙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者夫霸書不與百篇相應何後出古文獨與之同其疑四也孔冲遠又言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證此說謬耳百二篇與祕尙書無一字相應安得如冲遠所云且律祿志所據逸書皆本三統祿子駿親見古文豈可以僞書席之

### 辨正義四條

正義曰伏生本二十八篇殷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

十五爲五十八

案漢元以來尙書無所謂三十三篇者二十八篇者伏

生也三十一卷者歐陽也

蓋般庚出二篇加大誓一篇故三十一說二十八篇之

外加大誓

二十九篇者夏侯也

依伏生篇數

三十四篇

者馬鄭也

般庚大誓皆析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

梅氏去大

誓三篇

梅氏去大誓則止有三十一篇

而分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

二篇于是有三十三篇之文是其謬耳且五十八篇旣

因于別錄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又不與班氏藝文志相

應藝文志止十六篇出九共八篇爲二十四此鄭氏書也

進退皆無據也

正義曰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



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尙書凡二

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

案霸所僞有百兩篇無偽造二十四篇之說二十四篇

之文

九共同卷實十六篇

劉歆班固皆以爲孔安國所得逸書非

張霸書也自東晉二十五篇之文出于是始以二十四

篇爲僞書信所疑而疑所信此後儒所以不能無辨也

梅氏僞書如吳才老朱晦菴陳直齋吳草廬趙子昂諸人皆能辨之但不知鄭氏二十四篇爲孔氏真古文耳

正義曰鄭氏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

二篇康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

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以此二十四篇爲

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  
甄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甄文志又云孔  
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  
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  
錄班固作甄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案壁中尙書安國家獻之劉向從而校之故知見行之  
書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增多之篇舜典已下一十有六  
康成俱次篇目皆仍孔氏之舊如以十六篇爲僞書則  
當日秘府所藏亦難深信而梅氏五十八篇之文又何  
所據以傳于後耶

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  
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  
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  
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  
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  
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又云  
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  
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  
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  
並與孔異

案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于易傳費氏于書傳  
孔氏于詩傳毛氏皆古文也許慎亦從賈逵受古學其  
俱說文解字傳書孔氏詩毛氏由是言之鄭祖孔學又  
何疑乎蓋古文自膠東庸生已下代有經師扶風杜林  
又得西州秦書互相攷證衛賈馬諸君皆傳其學故有  
雅材好博之稱平帝立古文而十六篇不著於錄以故  
絕無師說沿至建武武成之篇間有亡者尹敏孫期丁  
鴻張楷皆通古文然闕幘傳講二十九篇而已大誓後得古文  
實二十由西漢俗儒夏侯勝信今疑古撥弃內學抑而  
入篇不宣至康成注書嗣征伊訓僅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

章辨其亡逸者此炎漢四百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

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具隋經籍志于是梅頤

之徒偽書當作備于王肅肅好造偽書以詆康成家語其一也奮其私智造為古文

傳記逸書倚撫殆盡詳下若拾遺乘而作飯集狐腋以

為裘二語本朱錫鬯雖于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不異百

兩之與中書矣蓋孔氏既有古文而梅復造之鄭自與

梅異非與孔異也

證孔氏逸書九條

孔君伏生傳書雖有古今之異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默相契合如伏生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咎繇謨无弃稷

以二篇本闕也。而孔氏逸書別有舜典、棄稷二篇，正可補伏生之闕。又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云：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薛宣曰：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云。今逸書亦有是篇。伏生見之，孔氏傳之，此信而有徵者。

王氏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楚士媿以五觀比于朱均管蔡。愚案：墨子非樂

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啟乃當作啟。野于飲食，

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湛與就同，就淫濁亂也。渝食于野，萬

舞翼翼，章聞于天。當作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

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也。周

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

今本夏說殷

忘伯禹之命。假國無

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

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

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

漢東

郡有畔觀縣

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

觀也。楚語士妮曰。啟有五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

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

楚詞云。啟九辨與九歌。今夏康娛以

自縱。卽墨子所云淫溢康樂萬舞翼翼是也。又云不顧

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家巷。卽周書所云忘伯禹之

命。遂凶厥國是也。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

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俱潛夫論皆依以爲說安有淫佚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誣不待辨而明矣

書正義云鄭氏注禹貢引嗣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詩鹿鳴云承筐是將鄭箋曰承猶奉也書曰厥篚元黃興國建安本作篚厥元黃說正義云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之文而

鄭注禹貢引嗣征曰厥篚元黃則此所引亦爲嗣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尙書故不同耳愚案孔氏逸書有嗣征篇漢末猶存故鄭氏引之孔沖遠必欲黜鄭扶梅使梅氏僞書得以行世



豈非奔周鼎而寶康瓠歟

孔氏逸書有湯誥篇司馬遷從安國問采入殷本紀今梅氏別撰一篇如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云云此湯誓之文也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亦言墨子載湯誓其辭若此明湯誥無此文也湯誥之文安國尙不得而知之況馬鄭乎

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山逸書有此篇當康成時已亡也緇衣又引云惟尹躬天見于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云天當爲先字之誤伊

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  
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鄭爲此  
言者據孔氏逸書爲說蓋古文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  
後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鄭以爲  
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卽云伊尹  
作咸有一德答單作明居鄭傳賈逵之學馬遷從孔安  
國問皆得其實今僞孔氏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者妄  
也故鄭以尹告爲伊尹告成湯卽書序之咸有一德也  
又當克夏之後故云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  
今梅氏以尹吉一篇之文分屬大甲又以咸有一德爲  
陳戒大甲之辭失之遠矣

劉歆三統秬載伊訓篇

律秬志同

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  
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蒞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  
帝歆以方明爲明堂配天越蒞者祭上帝越蒞行事也  
方明見覲禮篇汲郡古文曰大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  
祀方明此商家一代禘祭大典惜其書不與堯典並傳  
周因殷禮故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  
覲禮有方明崔實政論曰皋陶陳謨而是三殷則此篇漢末猶存也唐虞以興伊尹作訓而殷  
周用隆則伊訓之  
篇子真曾見之矣

劉向別錄云古文尙書經五十八篇甄文志作五十七  
篇康成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康成書序注云

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卽謂所亡之篇也劉歆三統祿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三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案其文皆見周書世俘篇蓋史官所記伐紂歲月略同而其文則異也

旅獒序云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獒馬融作豪會豪也康成曰獒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此孔氏逸書之說馬季長傳

古文而得之康成受學于馬故述其說如此孔冲遠據  
梅氏旅獒爲犬高四尺之獒斥馬君爲不見古文妄爲  
此說何言之悖歟

逸書有罔命愚謂罔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秣云  
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豐刑  
一云作策書豐刑康成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  
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

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嗣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  
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

上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

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案劉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  
次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分之爲二  
十四合之爲十六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爲二十五  
合之爲十九與劉文志不合又因劉向別錄古文尚  
書有五十八篇乃遂分堯典慎徽以下爲舜典分皋  
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以合別錄之數于是見  
行之書爲三十三篇漢魏以前未有此目且如征苗

誓師禹誓文也往于田號泣于旻天舜典文也而皆以爲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也而以爲仲虺之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誓文也而以爲湯誥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咸有一德文也而以爲大甲皆與書傳不合

辨梅氏增多古文之謬十五條

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離騷經云啟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辨九歌則九歌乃啟樂猶九鼎爲啟鑄也伏氏尙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

府九原而夏道興康成注四章皆歌禹獨無九歌明九歌乃啟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爲禹告舜之詞則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然

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

小子

惟一作台

敢行稱亂蠹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

羣

羣猶君也周書王子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又作郡古文通淳于長夏承碑兼覽郡縣義作

羣

對諸羣以征有苗據此言之夏書當有禹誓之篇荀

卿子曰誥誓不及五帝

穀梁傳同

誓始於禹則舜時未有也

皋陶謨言苗頑弗卽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

今梅氏采入大禹謨屬

之虞書

僞孔氏以益稷以上爲虞書

顯然與先儒相悖其說非也

百篇



荀子猶及見  
之說當有據

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此梅氏所據也案上下文云  
堯伐灌兜禹伐共工云云此卽堯舜誅四凶事國語所  
謂大刑用甲兵故稱伐不必有誓師逆命之事也

顧氏棟高尙書有苗論曰案經言有苗凡七見舜典言  
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皋陶謨言何遷乎有苗  
禹貢言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卽功

此亦見皋陶謨非益稷也

呂

刑言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與僞經禹徂征之事凡七元

儒王耕野

耘

之言曰謂之分北則非止于一人謂其丕

敘則必非止于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絕苗民則

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  
命之事邪三苗既非在廟之臣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  
舜執其君而无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迨至來格  
既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  
之服則舍之之義又曰舜以薨期倦勤而授禹禹豈宐  
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  
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矣案耕野之言渙合  
事理竊意僞經勦襲孟子之語以誣瞽一世益贊之言  
尤多謬戾瞽瞍爲舜之父而禹益皆其臣也以瞍爲天  
子之父而斥之爲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爲大逆不道

豈宜竄入經典愚因耕野之言類聚所書有苗之事謹以一言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遭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丕敘于三危流竄之地卽有不卽功者亦使舉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

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云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嗣征又以爲先代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書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矣誰之作俑歟

史記夏本紀云帝大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維汭索隱  
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謐從梁柳得古文尙書作帝王  
世紀往往載孔氏二十五篇之文至其稱五子爲五觀  
且與梅氏相刺謬然則謐所據之古文又安可盡信乎  
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  
厚行武非道也吾前欲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  
舞之有苗請服其說本韓非子與大禹謨不合謐旣以  
五子爲五觀其紀冀州引五子歌惟彼陶唐蓋謐作世  
紀雜引傳記  
初無定見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  
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  
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

古方略書卷一  
焉太宗曰尙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无益于事矣尙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盾侯掌六師以討義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且垂諸訓典以誤後人必不然矣衛公不知書之爲僞故不直斥其非然則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僞尙書所云也

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何以知之以湯誥多采湯誓之言而古文別有湯誥之篇也論語堯曰篇曰予

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  
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  
若此

今在兼  
愛篇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

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又墨子尚賢篇云湯誓曰  
聿求元聖與之勦力今湯誓皆無此言而湯誥有之以  
此知湯誓非全書也史記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  
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于  
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  
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

爲淮四隲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種農殖百穀三公  
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  
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  
國女母我怨此孔氏所傳十六篇之文也今湯誥之詞  
與史記絕不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也

朱氏彝尊曰墨劓剕官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  
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  
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  
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  
刑斯言是也愚攷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

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尙書未足深信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于周歟

七廟之制始于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平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尙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鼂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嚙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



故主七廟劉歆刪三宗不毀之說班氏父子從而和之  
王肅又从其說以駁鄭于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  
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又皆在僞  
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  
道也

朱氏彝尊曰武成丁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  
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  
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禮記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  
殪滅大殷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

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歟高誘呂覽注云今兗州  
謂殷氏皆曰衣蓋古衣字作身从反身殷从殳身聲故  
讀爲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  
不知衣卽殷字而于武成篇仍用中庸之語云壹戎衣  
天下大定斯爲贅矣

國語引大誓曰戎商  
必克戎商卽戎衣也

朱氏彝尊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氏書增益其文云率乃  
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般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  
成王命康叔則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

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杜氏預注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書于是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意自謂二十九篇之外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蓋逸周書漢人皆見之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于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

文

外傳止云升以爲公墨子亦云傳說庸築乎

劉氏礪

傳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無作相之事

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

問若

困學記聞云

若璩案論道經邦乃本攷工記或坐而論

道來棟案

六經論字皆讀爲倫易屯象君子以經論詩

大雅於論

鼓鍾王制必即天論中庸經論天下皆梅氏

之大經是也

公食大夫禮注云古文倫或作論

之漏義也

鄭氏書序立政在周官後梅氏置周官前以

政圖任人而未定官制此未

攷古文書序而妄爲之說也

顧氏炎武曰詩云虞業惟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

爲縣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

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

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

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  
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  
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  
乃出于梅氏所上之古文尙書其不可信也明矣

蔡邕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何晏集解

引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華嶠漢後書劉平

江革等傳序云

引見御覽

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

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自晉世君陳出始以惟孝二字屬  
下讀後之傳論語者改孝于爲孝乎以書云孝乎絕句  
陸氏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石經久定爲乎蓋依

君陳爲說非論語本真也

朱氏彝尊云書正義謂古文尚書鄭冲所授案冲嘗與孔

邕曹義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今論語雖列何晏之名冲實主之其時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卽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矣竊疑冲亦未見古文尚書也

漢書谷永傳永上疏引經云亦維先正克左右師古曰

周書君牙之辭也案君牙出于晉世永安得見之唐石

經及宋本尚書皆云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無

先正之字蓋俗作之鄭氏尚書文侯之命云亦維先正

克左右昭事厥辟永蓋據此篇之文師古不改而引君

牙以證之詒誤後學不可不辨

今世所傳馬融忠經一卷宋魏文志著於錄其

書間引梅氏古文案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

辨尚書分篇之謬

伏生尚書无舜典自粵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  
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史記鄭康成  
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慎徽五典已下爲堯試舜之文孟  
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慎  
徽五典已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  
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

經典序錄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

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觚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旋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咎繇謨帝曰來禹女亦昌言

與咎繇所陳是一時之言豈容分異故伏生今文與馬

鄭王本皆不分篇直至後文賡歌颺拜而後咎繇謨篇止其外乃別有棄稷之篇未有所謂益稷篇目者梅氏乃以篇中有泉益泉稷之文遂斷自帝曰來禹以下改棄稷之名爲益稷亦其便于省造之私智也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馬鄭本高祖宴命已上爲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尋經文諸侯出廟門俟俟者俟王出也語勢不斷不容於此斷章顧氏炎武舉此三事以爲書序之妄夫漢世百篇書序別爲一卷自梅氏上書始以序分冠篇首豈知舜典棄稷別有成篇康王之誥實斷自王若曰始不始于王出在應門之內也



附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予少疑後出古文年大來文理未進未敢作書  
指斥甲寅夏秋間偶校九經注疏作疑義四條  
辨正義四條繼又作古文證九條辨僞書十五  
條又先後續出兩條其爲一卷其二十五篇采  
撫傳記兼錄其由來藏篋衍數年矣癸亥春於  
友人許得太原閻君古文疏證其論與予先後  
印合大氏後出古文先儒疑者不一第皆惑于  
孔沖遠之說以鄭氏二十四篇爲僞書遂不得  
真古文要領數百年來終成疑案耳閻君之論

可爲助我張目者因采其語附于後其博引傳  
記逸書別爲一卷亦間附闕說後之學者詳焉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  
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無  
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  
真孔壁復出哉

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  
劉歆合歆嘗典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聞民間則有  
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爲  
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

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不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儒林傳云文義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大氏孔穎達纂經翼傳不爲無功而第曲徇一說莫敢他從如毛傳戴記則唯鄭義之是從至于尙書則又黜鄭而從孔是皆唐人粹章句爲義疏欲定爲一是者之弊也張霸書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尙有數語曰伊尹死大

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諸儒見耶張霸之書甫  
出卽敗王充淺識亦知其未可信而馬鄭諸儒識顧出  
王充下耶然則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之於孔壁而  
非采左傳案書敘者之所能作也

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攷  
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原委  
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卽以爲是不  
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  
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書鑒空瞽說而直至梅氏始  
了了耶烏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世之君子由予言而求

古文集卷之二  
之平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爲可安則古  
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愚嘗謂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  
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拳冒白  
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爲之主摹擬  
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  
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  
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  
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其九篇將何所措手耶  
此其避難趣易雖自出于矛盾而有所不恤也

案近代鄭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僞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見與余合外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閻氏云僞大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是指謂西漢之大誓也案西漢之大誓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是孔子所定之舊文也自東晉別有僞大誓三篇唐宋以來諸人反以西漢之大誓爲僞閻氏既知東晉之大誓是僞作何并疑西漢之大誓亦僞邪此其謬也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

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三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者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前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秣秣具在其終爲逸書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成百篇未爲伏生所傳誦尙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不出于此耶此必不然之事也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于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

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惲又傳賈徽徽  
傳子遠遠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  
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  
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原于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  
汝南梅頤奏上古文尙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  
絕與兩漢不合頤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  
亦以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  
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  
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焉皇甫謐高名  
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于世



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顧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于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尙書敍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

崇信矣蓋可嘆也夫可嘆也夫

吳文正謂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爲張霸僞作不知此乃孔穎達之妄說也

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之尙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祖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

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从安國問古文其  
言亦未爲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  
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  
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  
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  
道耳

孔壁逸禮三十九篇鄭康成注三禮曾引用之愚謂禮  
與尙書同一古文同爲鄭氏學同見引于經注中而在  
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  
而在尙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原委甚至明指某句出

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腴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蓋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詘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

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慎子冲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之書不古

不今非伏非孔

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

古文尙書攷卷上